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徐鳳翔

謄録舉人臣吕日永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一

集說杜氏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徐氏彥曰三統歴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又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春為生物之始秋為成物之終故曰春秋而舊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莊七年經云星貫如雨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貫如雨則是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矣

案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而以為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於夸矣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謂凡著書者言理則虛徵事則實故雖言理義以垂訓不如借二百餘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見於此爾說者以為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比亦似非本意

隱公

集說楊氏士勛曰魯世家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周公八世孫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隱者謚也周書謚法曰隱拂不成曰隱魯雖侯爵據臣子言之故謂之公　孔氏穎達曰謚法非一畧舉一耳亦不知

本以何行而為此謚他皆倣此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宋杜注梁國睢陽縣今河南歸德府治商丘縣即漢睢陽故城在縣南孔疏宋國公爵譜云宋子姓周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微子啓為宋公 魯括地志兖州曲阜縣外城即伯禽所築古魯城也曲阜縣今屬山東兖州府

胡傳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存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謚為文侯則列

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三綱淪九法斁矣春秋於此葢有不得已焉爾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集說孫氏復曰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絶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　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案春秋託始隱公之說先儒大抵相同獨陳氏傅良以為不始於平王而始於桓王且謂繻葛之敗春秋所以始汪氏克寛曰若是則春秋當始於桓公不當始於隱公矣

己未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郄二年曲沃莊伯鮮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公羊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胡傳 春秋立文兼述作案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集說 董氏仲舒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

而王道終矣　杜氏預曰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又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何氏休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天人之大本也　歐陽氏脩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蓋記事先後遠近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耳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

紀徐氏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言一不獨謂年爲元也　劉氏敞曰公羊疏謂諸侯不得改元春秋王魯故託稱元非也元者始爾君之始年謂之元年猶歲之初月謂之正月非有天子諸侯之辨也說者以爲變一爲元元者氣也言天地由之始生夫人君即位何乃遠及天地未生之前乎　朱子語類問元者始也胡文定乃訓元爲仁訓仁爲心得無太支離乎　曰楊龜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　胡氏宏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聖人於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爲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惟王者改元之說矣

案元字之義自董氏以為視大始而欲正本至何杜附益因有體元之說胡傳乃推衍至乾元坤元以為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又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以益廣董氏之旨夫以始為元唐虞已然古之帝王義或有取而遂目為聖人之書法則鑿矣至其傳桓公元年曰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此則得之

春王正月

左傳 元年春王周正月
不書即位攝也

公羊 春者何歲之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

穀梁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

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首未得朝正故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故入年即稱元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每歲頒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又曰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辯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

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修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　陸氏淳曰啖氏云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是惠公虧禮而遺禍也此言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故云仲子非夫人也　孫氏復曰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　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　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朱子曰劉質夫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又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

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
令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
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
子說七八月之閒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
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　呂氏大圭
曰春秋書無冰者三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
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則知春秋所書正
月者蓋周之正月也所謂春者即周正月之春也又
曰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謂建亥之月不應尚
有菽又曰事起正月則書王正月二月雖有事不復
書王矣如文元年書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
食之之類是也事起二月則書王二月三月雖有事
亦不復書王矣如莊四年王二月夫人享齊侯于祝
丘三月紀伯姬卒之類是也若正月二月已有事而
例但書時則三月雖有事亦不復書王矣如隱九年
春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之類是也惟

孟仲未有事至三月而始有事則書王三月如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之類是也若人君之始年則正月不以有事無事而皆書王惟定公則否　吳氏澂曰案周改月數而詩之小雅所稱六月十月四月二月雖是周時之詩而用夏正之月葢夏正得天時之正行於民間者久故作詩者從舊俗稱之爾若書之周書禮之周官戴記所載左氏公穀三傳所述及孟子所言則皆周所改之月也　程氏端學曰以理論之諸侯國史當有王字若周史則弗書之矣春秋紀事有月者書王無月而時者不書王　李氏廉曰春王正月三傳皆無明文左氏以正月為建子得之矣而畧於春字之義何氏以斗指東方為春得之矣而畧於正月之文至穀梁則皆無論焉漢唐諸儒直以周孟春為建子之月至宋人始有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書春為假天時以立義則是十一月本非春聖人虛立春字於正月之上以示

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但經有不書月而止書時處又誠有事與時差兩月之疑矣獨張氏用劉歆說則見於陳寵傳甚明白蓋武王改月時就改十一月爲春也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又案前漢律歷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爲春也　熊氏朋來曰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禮記尚然況春秋乎若拘夏時周正

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則解凍矣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為異而亦無菽矣大抵周人以夏正並行豳詩周禮則然惟春秋魯史專主周正陽生於子即為春陰生於午即為秋以經傳日月參考可無疑矣　趙氏汸曰春秋謂始年為元年歳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大史曰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左氏去聖人未遠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

行夏之時使夫子果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哉　汪氏克寬曰時王之歷國史據以記事孔子作春秋以繩天下而筆削之始擅改周歷豈特無王又失事實何足以爲聖人之經哉　張氏以寧曰春蠢也言陽氣蠢動也子一陽之月丑二陽之月寅三陽之月故夏商周皆以爲春亥六陰之月不可爲春矣故行之不久也　王氏樵曰史以傳信時必與月合月必與所書之事合若以夏時冠周月則時與月下所書之事常差兩月夫子所因者魯史魯史所用者周正朔無容有所增損也然則子月可爲春乎曰子月爲一歲之始猶子時爲一日之始何不可乎

案胡傳以伊訓證商不改月然漢書三統歷以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爲冬至是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商未嘗不改月也又以秦始建國書冬十月證秦不改時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顔氏注云凡月

皆大初正歴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又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劉氏攷曰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令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改遂以秦之十月為漢之十月耳是秦亦未嘗不改時月也周正改月並改時呂氏大圭熊氏朋來證以經傳所書李氏廉證以泰誓無可疑者顧時月俱時王所改不曰王春正月而加春於王者蓋行夏時之志寓焉矣正者王事之始春者天道之始王所為者系之以王天所為者冠之以春三正迭用惟夏得天欲王者上奉天時必以得天為正蓋春秋為尊王而作故以王法正天下春秋為萬世而作故以天道正王道也不書即位者左氏以為攝公穀以為讓而杜氏預釋之以為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此定解也胡傳謂

仲尼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故削之義恐未安夫君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之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父音甫凡人名地名放此蔑莫結反凡書邾公並作邾婁

蔑公穀並作眛　此私盟之始　邾杜注魯國鄒縣也今鄒縣屬山東兖州府孔疏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武王封其苗裔爲附庸　蔑杜注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今兖州府泗水縣東姑蔑故城是也

左傳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公羊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眛者何地期也

穀梁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眛地名也

胡傳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案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諸侯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来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　桓十七年盟趡言會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　孫氏復曰凡書盟者皆惡之也附庸之君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别之　劉氏敞曰盟者何殺牲載書而約

也會者何約信命事而不殺也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亟會非禮也亟盟亦非禮也左傳云曰儀父貴之也非也諸侯本不得妄盟何貴之有又曰公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然則繼好息民是魯善也邾不當褒矣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齊師弗及是也孫氏覺曰凡會盟侵伐重其爲首者其事善則首者之善重其事惡則首者之惡亦重是故會盟則以主會爲首侵伐則以主兵爲首所以輕重之也然而於內之主則可言公及某於外之主則不言某及公故聖人變其文曰及曰會也及者以內而及外因此而及彼會者以此從彼彼處某而我往會之也

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稱

也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　葉氏夢得曰諸侯有不協請於天子而後盟司盟掌之諸侯不得擅相盟凡盟之志皆惡也不日闕文也記史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史之常也有不可以盡得則有時而闕焉　胡氏寧曰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公　王者之後稱公此定名也魯侯稱公其子稱公子其孫稱公孫諸伯子男亦皆稱公此虛位也定名辨等列之實虛位達臣下之情定名禮之質虛位禮之文宋本公爵自餘僭稱公者皆從本爵而魯獨不降稱何也蓋春秋魯史也仲尼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內外異辭邦君之薨雖齊晉大國皆書卒以其不命於天王而私自立正其名也及其既葬雖邾薛小邦皆稱公以其不請於天王而私自謚著其僭也　陳氏傅良曰特相盟也特相會盟不書惟內悉書之　汪氏克寬曰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為公

周之制也黎氏以儀父為名且謂字必取於名儀父無取於克然周有王子克楚有鬬克皆以子儀為字則儀父為字可知　鄭氏玉曰元年為蔑之盟七年為伐邾之舉比事而觀善惡著矣　李氏廉曰邾為附庸左氏穀梁皆同但二家皆以附庸例稱名為例故或以為貴之或以為美稱不知首開私盟之端何美之有及字之義三家皆同然但知予儀父而不知罪公故疏公羊者遂以為善其慕新王之義愈失之矣胡氏發附庸稱字之例則儀父非褒辭而與蕭叔例合以及字罪公蓋用杜預即位求好之說豈非隱公之立上不請命內不承國亦待兹盟以自安耶

案附庸比於天子元士應稱字左氏謂未王命故不書爵其說為長

附錄左傳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費魯大夫費庈父之食邑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秘者有別魏武封費亭侯即此今魚臺縣西南有費亭　郎杜注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今山東兖州府魚臺縣東北有郎城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鄢音偃　鄭杜注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朱子詩傳鄭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武公得虢鄶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今新鄭縣屬河南開封府其東北有宛陵城即古宛陵縣也孔疏鄭國伯爵譜云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鄢杜注潁川鄢陵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左傳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

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吕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

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申杜注申國南陽宛縣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故申城　共杜注共國汲郡共縣今河南衛輝府輝縣治　制杜注鄭邑河南成皐縣也一名虎牢今汜水縣西有虎牢城　號杜注號國滎陽縣此爲東虢國虢叔所封後并於鄭有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東十里近滎陽界　京杜注鄭邑滎陽京縣今開封府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有京縣故城　祭杜注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括地

志謂故祭城在管城東北十五里即祭仲邑路史以管城之祭城爲周祭伯采地或疑鄭并祭以封仲考隱元年祭公来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莊二十三年祭叔来聘祭未甞滅也鄭安得取以封仲乎葢鄭國自有祭邑不在畿内廩延杜注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即今開封府延津縣古酸棗城在縣北一說衛輝府汲縣有延津城葢壤地相接也　城潁杜注鄭地史記正義曰疑許州臨潁縣是今開封府臨潁縣西北十五里有臨潁故城潁水經注潁水出陽城陽乾山之潁谷今河南府登封縣即陽城也

穀梁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

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胡傳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歿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悦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首誅其意以正人心垂訓之義大矣

集說陸氏淳曰凡君討其臣但舉國名而已不稱其君令段雖不弟乃是鄭伯養成其惡故特稱鄭伯以譏失教　孫氏復曰克者力勝之辭鄭伯養成段惡至於用兵此兄不兄弟不弟也故曰鄭伯克段于鄢以交譏之　劉氏敞曰克之者何戡之也討賊者稱人以殺之此殺有罪其稱鄭伯何莊公以私害公以政假人以小忍亂大謀昉乎段之亂鄭者莊公爲之也左氏曰段出奔共不言出奔難之也非也若段得生奔他國則鄭伯有伐弟之惡無殺弟之惡但當云鄭伯伐段于鄢何有改伐爲克哉公羊以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何休因云以弗克大郤缺之善知加克大鄭伯之惡非也彼弗克納者猶曰弗果納云爾非克段之比也卽以弗克爲善弗克葬有何善乎程子曰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蘇氏轍曰不稱段之

奔而稱鄭伯之克何也段之亂鄭伯成之也凡諸侯之事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公羊穀梁以為諸侯之事盡於春秋也而事為之說則過矣　汪氏克寛曰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方則未殺明矣又曰晉人克欒盈不書克而稱人以殺者盈有罪當殺故也苟非鄭伯之罪則當如宋辰之例書段入于鄢以叛而又書段出奔矣　李氏廉曰春秋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凶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譏之　賀氏仲軾曰春秋之篇稱克者惟此莊段君臣非敵國也君討臣當言放言殺臣違君當言出言奔何以言克克者兩敵相角力勝之辭也稱兵作亂據邑叛君孰有過於宋辰者辰何以不言克宋公之力不足以制辰鄭伯之力足以制段故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吁阮反賵撫鳳反此

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天王孔疏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有天下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

公羊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穀梁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胡傳冡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名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名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冡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集說王氏克曰左氏以仲子為未死或以二年下夫人子氏薨以子氏為仲子因以為此時仲子尚在耳天下有人未死而先歸賵者乎恐不然矣范氏甯曰宰官咺名仲氏子宋姓也婦人以姓配字明

不忘本示不適同姓也　孔氏穎達曰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賵之者隱立桓為太子成桓母為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賵惠公因即賵之男子之有謚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謚故以字配姓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謚也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　啖氏助曰左氏云豫凶事夫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賵乎不辯妝麥者猶不當爾　劉氏敞曰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非也惠公以仲子為夫人以桓公為太子事相發也今天王歸賵應曰惠公及夫人子氏之賵何故但言仲子不稱夫人乎杜云婦人無謚故以字配氏審如杜説天王則生賵人之母魯之羣臣亦生謚君夫人也周德雖衰不應生歸人賵又曰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

重宰者尊稱非中士所當冒或以爲士或以爲氏皆非也　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陳氏傅良曰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必微者而後名之名之者貶也何貶乎宰咺命妾母也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於是隱將讓桓以夫人之禮喪其母而赴於京師歸賵葢命之也其曰惠公仲子者修春秋之辭也吳氏澂曰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爲衆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爲天也　李氏廉曰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爲兼賵獨程氏發明惠公

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於是胡氏因之其義最精至穀梁又以仲子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失矣　汪氏克寬曰說公羊者以宰爲士或引小宰宰夫爲證然周官三百六十他官未嘗見經何獨於小宰而書之乎或以宰爲氏引宰予爲證然宰周公宰渠伯糾豈可亦以爲氏乎左傳僖九年稱宰孔使經不書宰周公而書其名則論者亦疑爲士與氏矣　張氏溥曰建邦六典太宰職也君不撫僕妾在禮有之咺胡不聞焉抑使之者實甚是故君臣有同惡也又曰諸侯以王爲天而乘馬来賵人妾即命下士猶有辱況冢宰乎

案左氏謂子氏未薨其謬不待辨矣穀梁謂仲子爲惠公之母母以子氏例以成風亦合但史記年表惠公即位於平王三年至隱公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似太久遠當以公羊說爲是宰爲冢宰則劉

氏敝之
說得之

附錄左傳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紀杜注紀國在東莞劇縣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東南有紀城齊乘云即劇城也孔疏世族譜紀姜姓侯爵齊滅之　夷杜注夷國在城陽莊武縣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有莊武故城孔疏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為誰所滅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此參盟之始　宿杜注小國東平無鹽縣也今無鹽故城在山東兖州府東平州東二十里

左傳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黃杜注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
今外黃故縣在開封府杞縣東北

公羊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穀梁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

胡傳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孔氏穎達曰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

亦序於其列經舉國名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言修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是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也　趙氏匡曰修二國之好而為盟誓非君則卿何得使微者先儒注云微者不命之卿也案例外之不命卿來魯皆書名但不言氏耳且前後盟而不言內盟者凡七推尋事迹皆是公自盟義例昭然不可或稱是公或稱是微人又曰不書公諱與大夫盟示恥也　劉氏敞曰孰及之卑者之盟不志及之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恥與宋人盟也曷為恥與宋人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小國之卿不可以會次國之君卑者孰謂謂下士也　程子曰盟于宿魯志也　葉氏夢得曰宋人微者也及者何公也何以不書公殺恥也凡公與微者盟無事而屈之則見公以

示貶有爲而求之則没公以殺恥出也隱公懼宋故與宋合　朱子語類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爲春秋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襃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爲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陳氏傅良曰魯宋合也微者雖接我不書此何以書參盟之端見矣憂參盟故録其所從始也　李氏廉曰地以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若穀梁以宿爲邑名又非矣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又曰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　陳氏深曰不書公譏其自賤以敵微者也

卓氏爾康曰内及盟而不書君大夫者有九隱元年九月宋人盟宿宋以微者來輕公故諱公莊二十

二年七月齊高傒盟防文姜方葬公喪中圖婚故諱公文二年三月晉處父盟公如晉晉人以公不朝止公令陽處父盟公恥之故諱公文十年蘇子盟女栗頃王天王也立而與諸侯盟卑甚矣夫子傷之故以與天子大夫盟諱公成三年十一月荀庚盟孫良夫盟二人至魯以國與之不必書公成十一年三月及郤犨盟襄七年十月及孫林父盟襄十五年二月及向戌盟皆此義也故皆不書公

案左氏云公立而求成似謂公自盟趙氏匡劉氏敞以下皆主焉胡傳謂内外皆微者以有宿國之君故志之亦通若穀梁以宿為邑則非矣穀梁又謂卑者之盟不日夫凡盟皆日不日闕也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不日二十二年書及高傒盟乃日何耶

附錄左傳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

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衛杜注衛國在汲郡朝歌縣今朝歌故城在衛輝府淇縣東北孔疏衛國侯爵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　虢杜注西虢國也弘農陜縣東南有虢城今河南府陜州即陜縣也　翼杜注邾地今在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南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側界反　此王臣私交之始

祭杜注祭國伯爵也路史周圻内管城東北有古祭城今開封府東北十五里有祭伯城是也

左傳祭伯來非王命也

公羊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穀梁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胡傳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集說杜氏預曰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　孔氏穎達曰僖二十四年傳

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蓋本封絶滅食采於王畿也莊公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以爲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

外交是祭於此時爲畿内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爲王卿士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此祭伯若王使来當云天王使祭伯来聘亦如天王使凡伯来聘今以自来爲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　啖氏助曰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奔也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故不言奔案周大夫但不言出而無不言奔之義　孫氏復曰祭伯天子卿不稱使者非天子命也非天子命則奔也不言奔非奔也祭伯私来也故曰祭伯来以惡之　劉氏敞曰祭邑也伯爵也天子上大夫也又曰有不可朝而不朝祭伯来是也有不能朝而不與朝介葛盧是也又曰均寰内諸侯也蕭叔使人得言聘祭伯親之猶不言朝　程子曰祭伯畿内諸侯爲王卿士来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

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来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葉氏夢得曰大夫始爵以字繫氏而不名則南仲仍叔之類皆下大夫也字進則爵下大夫以字繫氏中大夫宜以氏繫爵則劉子單子之類皆中大夫也爵進則邑中大夫以氏繫爵上大夫宜以爵繫邑則周公召公毛伯芮伯之類皆上大夫也以是差而下之下大夫以字繫氏上士宜以氏繫名則劉夏石尚皆上士也上士以氏繫名中士宜去氏稱名則實中士也中士去氏稱名下士微矣名氏俱不足稱而稱人則王人皆下士也　胡氏寧曰畿内諸侯與畿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来朝直書曰来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有朝聘之禮

聖人盡書其朝隨事觀之其義不一蕭叔獨書朝公者以穀非其所也杞伯姬來朝其子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　李氏廉曰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叔爲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爲寰內諸侯而又以叔爲名公羊疏遂以公爲爵伯爲字而以爲一人兩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爲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

案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爲朝公羊獨以爲奔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爲爵公羊獨以爲字當以左注爲是不書來朝穀梁謂不正其外交諸儒多因之程子謂諸侯不行覲禮王不能治而祭伯反與之交其持議尤正

公子益師卒

公羊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集説何氏休曰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趙氏匡曰外大夫卒春秋不書書内大夫吾史也不書葬降於君也　孫氏復曰益師孝公子内大夫也内大夫生死皆曰公子公孫與氏不以大夫目之者惡世祿也　劉氏敞曰公子曰公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公子之尊視大夫大夫三命然後氏死則卒之公子益師卒正也左氏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非也公孫敖叔孫婼公孫嬰齊皆為公與小斂乎何以得書日大凡春秋所據者史也史之所記有日不日有月不月其事可以考核其日月不可必知也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非也公孫敖仲遂季孫意如豈正者乎而皆日叔孫得臣不

聞有罪而反不日皆妄也　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朱子曰内大夫卒而略外大夫是別内外之辭　張氏洽曰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爲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强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所以於列國大夫自宋統承先生修其禮物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一切削之也大夫卒必書日不日史失之也　家氏鉉翁曰春秋之義内大夫卒或日或不日舊史記載之有詳略而非襃貶惟

公羊之說近之謂愈遠則不得其詳故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異　程氏端學曰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受命於天子三命者氏再命者名隱桓之世猶有無駭翬挾柔溺之徒以名見者僖文以後諸侯專恣無復請命皆自賜氏此可以觀世變矣　汪氏克寬曰或日或不日文定謂恩數厚薄似據左傳公子彄葬之加一等故云爾然文公而上一百一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數略同而日數近倍則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也內大夫見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一不書卒十有六竊疑大夫或卒或不卒亦因史舊文爾

庚申　平王五十年

二年　齊僖十年晉鄂三年衛桓十四年蔡宣二十九年鄭莊二十三年曹桓三十六年陳桓二十四年杞武三十年宋穆八年秦文四十五年楚武二十年

春公會戎于潛 此書會之始 戎杜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故戎城是也 潛杜注魯地蓋近戎之地當在今兗州府西南境

左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穀梁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集說何氏休曰書會者惡其虛内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 范氏甯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也他皆放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徐氏彦曰案曲禮下云諸

侯相見於隙地曰會故定十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以此言之則會合於禮言會爲惡之非朝時不得踰竟者正以春秋之會非爲天子而作之　孫氏復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舒亮反　此入國之始　莒國杜注城陽莒縣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　向杜注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縣村漢置向縣龍亢在其西　孔疏世本莒紀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己氏是莒己向姜見於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

左傳　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公羊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入者内弗受也

胡傳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

集說孔氏穎達曰將卑師少稱人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其衆義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衆辭是其義也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師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帥領一師則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惟舉將名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一旅之衆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謂之為人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是

將卑師少書人亦與盟會同　陸氏淳曰經中一字偏施諸例而義不同者惟人字爾國而稱人衆詞也師稱人則寡詞也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黜其名爵而稱人則貶詞也今莒稱人當是寡詞與無駭帥師相反　孫氏復曰莒小國也入者以兵入也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　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書莒人微者也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為暴況入人之國乎　陳氏傅良曰入君大夫將皆稱人君將書君自楚莊入陳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郤缺入蔡始惟內大夫則書之　家氏鉉翁曰此諸侯擅相侵伐之始也曰伐曰侵曰圍曰取曰入曰滅皆貶也所以異其名者以其用師有小大淺深奇正之不同耳凡伐人之國入其國都毀其廟祏遷其重器是之謂入春秋之所甚惡其罪下滅國一等莒子入向志在

於復其去妻未必遂滅其國故春秋書入而不書滅

汪氏克寛曰穀梁以向爲我邑然不書伐我則非我邑也據後書公伐莒取向則向爲小國而莒滅之耳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後同帥朔律反後放此此大夫專兵之始極杜注附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

左傳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公羊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

穀梁 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

胡傳 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

直書義
自見矣

集說杜氏預曰無駭魯卿不書氏未賜族人孫氏復曰無駭公子展孫不氏未命也外莒人入向內無駭帥師入極天子不能誅此周室陵遲可知也劉氏敞曰公羊以謂入者滅也無駭不氏者疾始滅也非也春秋雖爲國諱然皆使其文不害實今更滅爲入則是文害實也且無駭不氏亦非疾始滅也案春秋之初接近西周先王餘法猶存諸侯僭佚猶鮮故魯卿執政多再命羣挾無駭皆是也公羊見無駭不氏因謂貶也又惡貶之過例因謂入者滅也此求其義不得而强爲之詞也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又曰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案入則不得謂之滅而穀梁先既以入解之末又以滅通之此似穀梁作傳時自以入爲義後竊見公羊之書以入爲滅又因注焉者也　程子曰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

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為卿也 許氏翰曰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翬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自齊桓以後列國皆命大夫無不稱族者蓋不復請命於周也 蘇氏轍曰無駭之不氏未賜族也或曰未王命也古者天子賜姓諸侯賜族楚未嘗通於周而其大夫曰屈完故氏非王命 陳氏傅良曰入恒稱人惟內書大夫帥師 呂氏祖謙曰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茍以卒而去氏為貶耶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為恕彼而貶此

耶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　張氏洽曰左氏稱司空無駭經不書官夫子削之也　趙氏鵬飛曰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此三命也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此所謂爵命也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故以王父字爲氏也公子公孫皆生則姓之受氏之常也不必命於其君惟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故以王父字爲氏私所不安焉故必請於君而君命之此命氏也　家氏鉉翁曰公羊目無駭爲展無駭是時無駭實未有氏及其死乃以展爲氏耳　齊氏履謙曰師者卒乘之通稱也若戰稱人敗稱師來稱人追稱師乞師棄師取師之類事雖不同其爲卒乘之通稱則一　程氏端學曰古者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教衛以聽元侯　李氏廉曰無駭

不書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爲未賜族公羊則以爲疾始滅穀梁則以爲貶滅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爲無據矣　汪氏克寬曰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率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帥師者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間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强又可見矣又案二傳以爲滅極然滅鄣滅郜書取而極不書取則非滅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今在山東兖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

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集說杜氏預曰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　孔氏穎達曰杜勘檢經傳上下日月

制爲長歴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家氏鉉翁曰胡氏曰書日謹之也愚謂書日不書日不皆襃貶所繫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緰音須履緰左作裂繻

左傳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公羊　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内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

嫁曰歸

穀梁　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爲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爲君逆則稱女自逆則書字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侍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之

命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　劉氏敞曰婦人謂嫁曰歸歸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又曰穀梁曰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進之也非也諸侯昏姻聘使相往來亦常耳何妄得進之且履緰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内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即卿大夫而下莫不然也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

疆也又曰周國自在渭傍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為公
子未為君也又曰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陳氏傅良曰春秋之初大夫恒稱人必有好事於
諸侯則書其大夫已命字之未命名之各從其稱無
譏焉爾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
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伯姬喪在殯紀侯失
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又曰內女為夫
人恒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是故齊子叔姬不書
歸鄭伯姬不書歸杞叔姬不書歸以為嘗失位也非
有故也而不書歸者非君夫人也　張氏洽曰履綸
紀未賜族之大夫也案劉夏祭公及凡逆女者皆不
書使蓋雖天子諸侯亦不自主昏所以養廉遠恥故
不稱使也女在國故稱女春秋於昏姻事與卒葬同
皆詳書於策蓋送終與謹始一也男女之配萬事之
先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
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

至冡而親迎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輕配耦而無以正一國之夫婦故具書以見得失

呂氏大圭曰内女未有言来逆者此何以書曰春秋之紀事有故則書以重書以變書内女未有書納幣者而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則書之以事之重而書也内女未有言来逆者而紀裂繻来逆女則書之以禮之變而書也男女夫婦人道之大也是以聖人謹焉是故内女之見於經者不一矣然皆有故而書齊子叔姬鄭伯姬杞叔姬不書歸而来歸則書志吾女遭人倫之變也内女爲夫人者八見於經非是不書而莒慶来逆叔姬齊高固来逆子叔姬則書志大夫之越境逆女而公爲之主也至於紀伯姬叔姬宋共姬尤詳焉此可以見書法矣　俞氏臯曰履緰大夫名也再命例書名　齊氏履謙曰卿爲君逆則稱女自爲逆則稱字母爲子逆則稱婦女者從父母所稱之辭字者兄弟辭婦者對姑之辭又曰經書内女適

於諸侯及其大夫者凡十有二各以書法別之書歸者五而書卒者四紀伯姬紀叔姬鄫季姬宋伯姬也書歸不書卒者一杞伯姬也不書卒者文闕也不書歸與卒者鄭伯姬齊子叔姬也二女者皆見出者也杞叔姬亦見出而書卒歸其喪也皆諸侯夫人也書逆不書歸者二叔姬也子叔姬也皆大夫妻也大夫自為逆者也直書卒者二伯姬也子叔姬也魯女之不嫁者也特卒之也　程氏端學曰伯姬隱公姊妹也伯字姬姓葉氏曰以姓繫氏婦人之通稱逆稱女別婦也歸稱伯姬別異姓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　此外相盟之始　密杜注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

公羊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胡傳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集說啖氏助曰穀梁云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此闕文耳云伯之穿鑿甚矣左氏云魯故也以子帛為履緰字故附會耳　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家氏鉉翁曰于蔑內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之始也內外盟必書志東遷諸侯無所統一自相為盟也

吳氏澂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胡傳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集說范氏甯曰夫人薨例日曰薨從夫稱薨不地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　楊氏士勛曰左氏以子氏為桓公之母公羊以為隱公之母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據其為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而左氏桓未為君其母稱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以為隱母則隱見為

君何以不書葬若以讓不書葬何爲書夫人故穀梁子以爲隱妻也　孫氏復曰隱公夫人也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志之也子宋姓　劉氏敞曰左氏曰桓母也審如是桓未君其母稱夫人是仲子稱夫人久矣桓公爲太子必矣杜氏何以云隱當嗣立追成父志以立桓桓耶明杜氏誤解傳傳又誤解經也又曰公羊以謂隱之母此公羊以妾母得稱夫人故謂隱母爲夫人也然妾母實不得稱夫人當此之時禮法尚少存　惠公仲子是也而隱公又賢豈其違禮私貴其母哉　程子曰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　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呂氏大圭曰夫人子氏杜氏曰桓母也公羊曰隱母也穀梁曰隱妻也宜孰從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也則其爲隱之妻者近是隱桓之母不得爲夫人則嫡庶之義明矣隱之妻爲夫人則君臣之分定矣曰春秋蓋有以妾母稱夫人者矣曰

此禮之末失也作俑者其僖公乎僖公致厚於妾母而薨稱夫人則嫡庶亂矣葬稱小君於是有二夫人祔廟則亂倫易理無復辨矣自是而後習以爲常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忘本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二尊也　汪氏克寛曰左傳以子氏爲仲子謂元年歸賵豫凶事安有其人未死而歸賵雖五尺童子固知其不可也杜預謂隱讓桓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於諸侯審如此則考宫當加謚號矣公羊又以爲隱之母然孟子既爲夫人則聲子仲子均非正嫡聲子安可僭小君之號成風敬嬴所以稱夫人以僖宣二公越禮以尊其妾母隱公若果尊其母爲夫人則當葬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今考魯夫人見經者八文姜哀姜聲姜穆姜齊姜書薨書葬子氏以隱公在不書葬出姜歸齊亦不書薨孟子以同姓諱而略

之妾母見經者六仲子之卒在春秋之前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稱小君與正嫡無異仲子不稱夫人不稱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後失禮之甚也惟定十五年姒氏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成小君之禮耳　湛氏若水曰書夫人子氏薨謹正終也　黄氏正憲曰春秋隱稱公則其妃必稱夫人豈成隱之爲君而不成其妃爲夫人乎

案子氏薨三傳互異左氏以爲桓母固非矣公羊以爲隱母先儒謂妾母不當稱夫人春秋之初禮法尚存不得以成風敬嬴爲比惟穀梁以爲隱妻義爲長故程子及胡傳皆從之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左傳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胡傳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内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集說陸氏淳曰成公以前侵伐稱人者多不必盡是君命之卿蓋遠事難詳從舊史書人耳又凡師稱罪致討曰伐　孫氏復曰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非諸侯可得專也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吾觀隱桓之際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内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孔子從而録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圍入取滅皆誅罪也鄭人微者　孫氏覺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

故侵伐圍入一切書之以見罪焉春秋書伐二百一十三　程子曰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朱子曰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　趙氏鵬飛曰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也鄭有兄弟之隙衛因其餘孽加兵於鄭蓋亦交亂鄰國矣然聖人書鄭人伐衛若責鄭之深者何哉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使栖栖然僑羈於衛而又加兵於衛焉不書君將不書師不書帥師斥而人之貶鄭之辭著矣　家氏鉉翁曰此春秋書伐之始征伐天子之事而諸侯專之罪也然有早歲之爭伐齊霸未興以前是也有晚歲之爭伐晉霸既衰以後是也惟中歲有奉王命而討不庭者齊晉二霸之師是也春秋與之以霸討褒貶隨事而見　汪氏克寬曰滑共叔子鄭莊志於殺段又欲絕其嗣而夷之去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又請師於邾今再伐衛窮兵黷武遷怒復怨不貶絕而罪自見矣　趙氏汸曰征伐

稱人者三十五稱師者十四皆文以前之事文以前征伐自諸侯出則雖卿將稱人與將卑師少者同雖卿師重師但稱師與將卑師衆者同蓋征伐之權在諸侯大夫奉命以行得失在其君而大夫之尊卑不足辨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

辛酉平王五十一年三年齊僖十一年晉鄂四年衛桓十五年蔡宣三十年鄭莊二十四年曹桓三十七年陳桓二十五年杞武三十一年宋穆九年秦文四十六年楚武二十一年

春王二月

集說孫氏復曰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三月書王者十七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吴氏澂曰每歲春之下書月必加王字以見此月數

乃時王之所改定以明大一統之義或歲首所書事舊著周王之正朔汪氏克寛曰春秋於歲首係王史止書時或例當書時則二月三月皆不書王如隱八年書遇垂三月歸祊襄十五年書春向戌聘二月盟文九年書春毛伯求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類是也何休乃謂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其說謬甚當周之世而存夏殷之正朔豈所謂大一統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安在耶

己巳日有食之

穀梁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胡傳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歷算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

集說杜氏預曰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鼔用幣之事今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

孔氏穎達曰古今言歷者大率皆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比月為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乃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為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内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為十

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内或月在日裏從内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月食日而言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二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食無常月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長之月不宜為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餘月則否戰國及秦歷紀全差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歴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修之漸益詳密今為歴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

頻食則自有頻食之理　劉氏敞曰公羊以謂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也日月有詳畧皆史文也聖人不得改之非不欲改也無所據也穀梁説晦朔之例雖文與公羊異而謬與公羊同　楊氏時曰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故春秋日食必書之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史之詳畧異也　朱子曰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　胡氏寧曰春秋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君子見物之有失常者必恐懼

脩省而不敢忽況日者衆陽之宗乎春秋所以存而弗削也然災與異不同日有食之常度也故程氏以為災而先儒以為異春秋日食三十六精歷算者得之幾盡其有常度審矣謂之異非也　王氏元杰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有六月食不書　鄭氏玉曰不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者有者自外至之詞也

案公羊以日食為異程子辨之以為災是也先儒又有謂德之休明則當食不食非也乃治歷者測之未精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胡傳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

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今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

集說杜氏預曰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不書葬魯不會　劉氏敞曰左氏曰春秋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徵臣子之過也非也赴以庚戌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欲遷正亦不可得豈故傳其偽者乎　邵氏寶曰魯不會葬者凡七平也莊也僖也惠也頃也定也靈也蓋諸侯皆然罪於是乎大矣當是時霸者誰歟謂之尊王不亦愧乎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公羊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胡傳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因其告喪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集說　杜氏預曰不書姓避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特書於經曰君氏　孫氏復曰尹氏天子卿言氏者起其世也泰誓曰官人以世夏商之亂政也周既失道其政亦然　程子曰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齊氏履謙曰君氏當依公穀作尹氏蓋尹氏武氏仍叔榮叔家父曰氏曰叔曰父皆世稱也如晉稱趙孟之類世世稱之故詩有仍叔春秋亦有仍叔詩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詩

有尹氏春秋凡兩書尹氏　汪氏克寬曰詩節南山朱子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今案詩常武王謂尹氏指吉甫也家父云尹氏太師又云赫赫師尹則尹氏當幽王時為三公矣此書尹氏卒則來訃於魯也五年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侯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於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則尹氏始終秉權又曰宣王時吉甫已稱氏春秋惟尹武公兩伐鄭書子其餘經傳所紀悉曰尹氏

案歐陽氏修曰公羊穀梁以尹氏為正卿左氏以君氏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馬氏端臨曰左傳經文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公穀經文尹氏卒則以為師尹

周之卿士然則夫子所書夏四月辛卯卒者竟為何人乎是皆疑而不敢定也故兩存之

附錄左傳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温杜注河内温縣今屬懷慶府古温城在縣西南三十里 成周杜注洛陽縣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東北有洛陽故城

秋武氏子來求賻賻音附　此來求之始

左傳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公羊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穀梁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

集說孫氏復曰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　孫氏覺曰春秋之法為上者無求求之失上也為下者無見求見求失下也曰賻曰金因喪而有求者也車無事而有求者也喪事有贈無求而有求於下以是為亟也車服上所以賜下而有求於下以是為失制矣　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

其世官　陳氏傅良曰周大夫有爵稱爵未爵稱字但曰武氏子見非大夫也微者雖王人不書此何以書魯賵不入來求不可以不錄也　家氏鉉翁曰武氏子仍叔子銜命而出必皆有位於朝今乃以其氏子書公穀於仍叔之子曰父老子代從政於武氏子曰父卒子未命蓋以仍叔為尚存之人武氏為已卒之大夫也王朝公卿大夫莫非世官世禄之家何獨於此二子而書法異乎曰某氏子云者有父在焉故也　吳氏澂曰稱氏義與尹氏同子者父老而以子攝行卿之事　汪氏克寛曰隱五年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伐晉則武氏之子亦命為卿而尹武皆為世卿可見矣春秋書武氏之子則嫌武氏之子自來求賵仍叔子不加之字又不見其父在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胡傳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所以睦鄰國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之義見矣卒而或名或不名者因舊史而不革也

集說何氏休曰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　杜氏預曰稱卒者畧外以別內也　趙氏匡曰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左氏曰同盟則赴以名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云寡君不祿而已蓋曾同盟知其名故於死時書之以紀易代　劉氏敞曰穀梁云諸侯日卒正也非也正者日不正者不日則其義可信而無疑今正者日篡者亦日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則曹伯之嫡也莊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有月無日此復何耶　孫氏覺曰諸侯不生名卒則名之亦有卒而不名者記卒記名者即位之初以名赴我我因其卒得以名之於冊也卒而不名者即位之初不赴於我或史失之不得記其名也　案左氏記楚公子圍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是當君卒赴諸侯已言嗣君

之名矣故凡往來之國皆得記其名也然則不待於同盟朝會聘告而嗣君之名已見於常所往來之諸侯矣故春秋記外諸侯之卒一百三十有三而無名者十或即位之初不以名赴或史失之未可知也必若以盟會求之則未嘗與者五十二而不名者九耳未可通也 程子曰吉凶慶弔講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程氏端學曰宋以王者後故得稱公諸侯書卒正也書薨者臣子之詞也故內書薨而外書卒 汪氏克寬曰赴告以日史書其日則經弗削以見列國臣子之謹終赴告畧史不書日則經無自而書日以見臣子之慢先君而忽其死生之大變也又曰晉獻公惠公未嘗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 滕子杞子來朝而卒不書名是皆據史舊文也

寀左氏云同盟則赴以名趙氏匡駁之其說是矣孫氏覺又謂即位之初以名赴似更有理若卒而或名

或不名則胡傳得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齊太公所封國都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北營丘城是也後胡公徙都薄姑則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孔疏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太公望之後石門杜注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

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於濟盧杜注齊地今盧城在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濟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蔡沈書傳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至青州博興縣入海今垣曲屬平陽府博興屬青州府

集說

杜氏預曰來告故書　劉氏敞曰何以書盟會之事告則書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於春秋常也於王者非常也殷人作會而民始畔周人作誓而民始疑　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葉氏夢得曰外盟也內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直言盟而已內外之辭也　張氏洽曰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強而鄭之深讎專在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間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已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宋與許紀諸國交受伐春秋詳書於策將使後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被其禍也　趙氏鵬飛曰隱公之世宋衛為西黨齊鄭為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惟利是從初比於宋矣至艾之盟而從齊附鄭故聖人於此書石門之盟而知齊為鄭之黨

及艾之盟則知公從齊而附鄭也 吳氏澂曰盟非盛世事也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欲以戰伐而敵讎則不得不以盟會而固黨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於神故凡書盟者春秋所惡也 汪氏克寬曰左傳尋盧之盟則春秋之前齊鄭已有盟陳氏以石門之盟為諸侯之合特據春秋所書以立義耳元年盟蔑已特相盟然僅與附庸相歃非關於天下之故惟石門乃肇伯之端故特書之 劉氏實曰齊鄭之盟春秋亦存而不削者以志世變也鄭莊挾齊以自強而齊僖亦資鄭以糾合自是齊鄭之黨合天下始多故而諸侯遂無王矣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後同

公羊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

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胡傳 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

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吴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集說徐氏邈曰凡書葬者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　杜氏預曰魯使大夫會葬故書舉謚稱公者據彼國之辭也　范氏甯曰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若存沒隔絶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内不會葬　孔氏穎達曰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為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為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

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丘明之微文也　啖氏助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其王也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而私謚為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　劉氏敞曰諸侯何為或卒或不卒或葬或不葬卒自外録也葬自内録也不卒非外也不葬非内也葬者臣子之事也國滅不葬無臣子也君弑賊不討不葬亦無臣子也

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張氏洽曰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衛異矣穆謚也諸侯合請謚於王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於王而私謚者也

黄氏震曰初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亦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遂弒與夷左氏美宣公知人公羊則謂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愚案公羊之説為萬世垂戒而左氏之説亦不可全廢也盖宣公遜穆公穆公終以遜宣公之子是穆公不可謂非賢宣公不可謂不知賢其後馮之弒逆罪在馮耳雖春秋責賢者備豈可盡沒其賢而反加以始禍之惡名哉且謂宣穆再遜而再亂亦未當其實宣之遜穆初未嘗亂穆遜殤公而馮始為亂耳　鄭氏玉曰卒以外赴書葬以魯會書不卒則是外不赴不葬則是魯不會也　汪氏克寛曰此葬穆公合五月之節而書日穆公非弒其國無亂公子馮出居於鄭則無謀亂者矣不可謂危不得葬蔡桓侯三月而葬書曰蔡季賢而請謚不可謂渴葬齊惠公三月而葬魯君奔喪卿往送葬齊國無難晉悼公三月而葬晉伯方盛平公嗣業諸卿和睦不可謂慢葬而皆不日衛穆公六月而

葬宋文公七月而葬並書曰二國皆無亂而傳謂宋文公始厚葬不可謂痛之衛桓公十五月而葬陳靈公二十有一月而葬皆不日非不能葬盖二君被弑故待討賊而後葬也若夫葬之遲速則據文考事而義自見若國無亂而葬速葬緩皆以著臣子之失禮國有亂而葬不以其時則以著人君不能防微杜漸俾身没弗藏而且責臣子及天子諸侯方伯連率之緩於討賊也

附錄左傳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

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陳杜注陳國陳縣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孔疏陳國侯爵譜云嬀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配遏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嬀號曰胡公

壬戌桓王元年四年齊僖十二年晉鄂五年衛桓十六年蔡宣三十一年鄭莊二十五年曹桓三十八年陳桓二十六年杞武三十二年宋殤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年楚武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注此伐國取邑之始杞杜本都陳留雍丘縣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是也後遷都淳于今青州府安丘縣有淳于故城孔疏譜云杞姒氏夏禹之苗裔武王克

殷求禹之後得東婁公而封之於杞牟婁杜注杞邑案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今婁鄉城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境

公羊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胡傳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

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集說范氏甯曰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　孔氏穎達曰牟婁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後常為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昭十年伐莒取鄆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逆服故書取不書伐十年晉以取鄆討公故書伐不書取其伐國圍邑書圍與否亦從告也　啖氏助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如取郜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　趙氏匡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左氏云凡書取言易也穀梁亦曰取易辭也案取者收奪之名何關

難易假令取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又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今經文見云伐何得云不用師徒乎今謂凡繫屬外而我克有之不論難易一切稱取其言伐某取某者是用師徒也取者或以師威逼或招收而得之既不侵伐方可是不用師徒耳然取之非正皆為力得春秋之義在辨其得之邪正固不當惟以師徒為例又曰凡內取之邑不繫國者皆本是魯邑曾為外國所奪今却取之既是本國邑不可繫之他國爾又曰凡有邑稱邑無邑稱田公羊曰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案田繫於邑若有邑則稱邑舉重也無邑自然稱田皆據事實爾 孫氏覺曰伐而後言取者先聲其罪以伐之又奪取其邑以為已有也 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罪大矣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薛氏季宣曰諸侯曰天子之守臣地非其有也或取之或失之皆罪也 陳氏傅良曰外取邑不書自隱以前則書

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也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黄氏震曰杞夏之後在周為三恪莒自入春秋首加兵於向今又抱杞之弱稱兵而攘其封邑至桓十二年公會杞莒於曲池而後釋今日之憾莒之横甚矣　李氏廉曰取字例胡氏曰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嵒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鼎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年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畧相通矣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外伐國者一百二十有八惟此書伐書取餘書圍邑者三書伐戰者一書伐救者一葢中葉以後爭地爭城殺人盈野諸侯城邑今日奪之於此明日并之於彼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葢以擅興殘民為重而土地之攘奪不暇論矣　趙氏汸曰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也得之矣據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文八年秦伐晉取武城十年

春晉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晉取北徵之類皆不書雖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取龍不書春秋重滅國自書齊鄭入許而後取邑不復書傳曰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書之則不勝書故書其重者而已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完音丸州穀作祝後同　此書弑之始

左傳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集說杜氏預曰稱臣弑君臣之罪也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孔氏穎達曰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畧爾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一月之日故長歷推此年二月癸

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二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内不是字誤故云有日而無月傳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於王所有日而無月經有比類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劉陳氏岳曰隱桓莊之春秋凡弑君之賊皆有名之氏敞曰公羊以謂不稱公子公子當國也非也諸稱公子公子而以為大夫稱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弑君而而未為大夫者也當國與不當國何足辨乎穀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非也宋督宋萬亦可云弑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而督萬氏國商人不氏國何也　程子曰自古簒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哉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

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所書大率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家氏鉉翁曰衛州吁齊無知弑君而自立為君春秋首絕其屬籍書名書弑及其殺也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不予以為君名其為賊示國人皆可殺此春秋誅討亂賊之上刑也

又曰胡氏謂州吁削屬籍以國氏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愚謂此方誅討弑賊未當追議莊公既往之咎

案州吁不稱公子削之也弑君之賊例應從同而獨於衛州吁齊無知宋督萬削之其後或氏族之或世子公子之何也不削之則無以著其弑逆之罪不氏族之不世子公子之則安知非盜與微者而無以著其弑之實程子所謂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屬通立義各不同也胡傳謂莊公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

則追咎莊公家氏鉉翁駁之矣穀梁謂萬為卑者則萬巳為大夫其說亦不可通也孔氏頴達以為史有詳畧亦似有理故並存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書遇之始　清杜注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今東阿縣屬兖州府

左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羊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穀梁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胡傳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

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集說 杜氏預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 孔氏穎達曰曲禮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衆各重其禮雖特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時宋魯特會欲尋舊盟未及會期衛來告亂故二國相遇若三國簡禮亦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也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別 孫氏復曰遇者不期也不期而會曰遇詩稱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是也諸侯守天子土非享覲不得踰境此言公及宋公遇于清者惡其自恣出入無度 許氏翰曰隱莊之間凡六書遇自閔以後有會無遇 胡氏寧曰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於途必有兩君相見之儀近者為主遠者為賔所以崇禮讓絶慢易也故謂之遇周衰諸侯放恣出入無期度私為邂逅之約有如適值於途亦謂之遇非矣汪氏克寛曰古者諸侯因王事不期而遇之倉卒之間且有禮義春秋之時非王事而出預有期約以相會聚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自欺爾 程氏端學曰公及宋公遇于清孫劉葉氏皆以魯宋適相遇為説予獨從趙氏杜氏簡禮而會之言者盖孫劉葉氏之説公羊之餘意也如公與宋公果不期而適相遇必有所往之處而適邂逅於中途今經傳不載其所往之處而但書遇則知遇者相期簡禮以見也 邵氏寶曰古之遇也適今之遇也預同禮而異情盖非禮之

禮也君子不謂之禮無事而遇盖有所謀也　王氏樵曰以下文推之此非宋魯合交將以謀鄭托於無約而遇蓋秘其迹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蔡杜注汝南上蔡縣今屬河南汝寧府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國城孔疏蔡國侯爵譜云姬姓文王子叔度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為蔡侯

左傳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

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胡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後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

集說程子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摟諸侯以伐諸侯固為罪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張氏洽曰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况州吁逆賊内懐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名其為賊告於王而討之則一舉而君臣父子之倫定今乃怵於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使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順逆之正理而弒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辨於此役也　家氏鉉翁曰是役本衛志而序宋為首責宋深矣宋公書爵目其人而貶之也　吴氏仲迂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是年春秋已絶筆而猶請討陳恒作春秋者莫如孔子用春秋者亦莫如孔子　汪氏克寛曰邶風擊鼓詩序云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　經書衛人於蔡人之下所以誅文仲黨惡而忘讎也　陳氏際泰曰東諸侯分

黨鄭之禍自此始鄭者天下之所必爭也魯東諸侯也晉北諸侯也秦西諸侯也楚南諸侯也入春秋以來四方無有不伐鄭者矣齊桓晉文秦穆楚莊自主盟以來五霸無有不爭鄭者矣

秋翬帥師　翬許歸反大夫會伐之始此也之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胡傳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之難御於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早罷其兵權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集說杜氏預曰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紀事之體他國可言其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　孫氏復曰翬不氏未命也　劉氏敞曰公羊以謂翬不氏者與弑公貶也非也當此之時翬未弑君可得貶乎榖梁曰不稱公子貶之也非也欲貶翬者宜於此稱公子既弑君而除之無為先事而貶也又曰曷為或會言伐或及言伐會者聚辭也及者繼辭也　程子曰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搆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　薛氏季宣曰師興而後翬會之　陳氏傅良曰公子翬則曷為但稱翬以大夫而會伐於諸侯於是始故名之也呂氏大圭曰書帥師則翬專兵可知故單伯會伐宋不言帥師　齊氏履謙曰伐者出師之總名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眚壇侵削正殘杜滅伐總謂之伐

正猶春秋書伐其侵圍入滅之類皆伐之事也然經有重言其事者有不重言其事者有但言其事而不言伐者重言其事者如伐鄭圍長葛伐杞取牟婁之類是也必繫之國以見其為其國之邑也不重言其事者如伐楚次于陘伐鄭會于蕭魚之類是也雖曰伐而實未有事乎伐也但言其事而不言伐者侵入滅及圍國之類是也不言伐者省文也戰而言伐兵也不言伐者非伐兵也及齊師戰于奚傳言伐者事及楚人戰于城濮經書楚人救衛之類是也亦有史失其事而經則泛書曰伐者暈帥師會伐鄭之類是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胡傳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暈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四國合黨暈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集說 程子曰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為再伐妄也 陳氏傅良曰公子弑君衛人不以踰年能討之衛猶有臣子也而五國之君大夫伐鄭以定州吁苟之有人心焉不若是甚矣書之復書之春秋僅一再見焉特書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音卜 濮杜注陳地水名

左傳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

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公羊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穀梁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于濮者譏失賊也

胡傳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其義是矣于濮者惆衛國之人人著諸侯之罪也夫州吁二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爾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集說何氏休曰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　范氏甯曰有弒君之罪者則

舉國之人皆欲殺之 趙氏匡曰凡作亂自立為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不君之也 孫氏復曰稱人以殺討賊亂也其言于濮者桓公被弒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 劉氏敞曰傳曰石碏殺之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又曰杜氏云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是篡弒之人已會諸侯則無咎矣此豈王法哉 程子曰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朱子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胡氏寧曰陸淳云經中一人字徧施於諸例而義不同者惟人字爾或衆而稱人或美而稱人或諱而稱人或貶而稱人或賤而稱人 高氏閌曰稱國稱人稱地所以廣忠臣孝子之義使人人皆得殺之而無間於尊卑又使亂臣賊子雖竊發於一時而天地之大四海之廣欲逃無所也 家氏鉉翁曰此石碏殺之若書碏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望故惟書衛人 李氏廉曰春

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徵舒欒盈良霄是也欒盈良霄雖非弑君而皆叛逆之臣故書法同晉里克弑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成其為賊商臣弑君而齊人殺之蔡般弑父而楚子殺之 不得例於討賊者罪齊蔡國人不以為賊而君之也 汪氏克寛曰宋萬之弑宋人求賊於陳慶父之弑魯人求賊於莒皆責賂而後與今陳人能執州吁而不匿賊取賂亦賢於後此陳莒之為矣然陳乃衛桓之母家而陳侯亦親率兵會伐鄭欲定其位則今日之善不足以贖前日之過故經不書陳人執州吁而止著衛人之殺之也 劉氏實曰時石碏請於陳而殺之今乃稱衛人殺何也此見舉國之人皆有討賊之心亦見衛猶有人能以討賊為事也 王氏錫爵曰石子不正言州吁之不當立而乃以王覲紿其子何也豈其時姦黨衆盛言之無益且恐洩其於陳之計耶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於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邢杜注國名在廣平襄國縣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南襄國故城即其地

公羊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穀梁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胡傳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

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
君之罪於晉絶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
垂法而父子君
臣之義明矣

集說

何氏休曰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
之辭　范氏甯曰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言立不立納
入皆非正也　孫氏復曰諸侯受國於天子非國人
所得立也　劉氏敞曰衆知晉之可以立不知立君
之非衆石碏知晉之得乎衆可以為君不知立晉之
非己是以謂之不宜立也　孫氏覺曰晉以國人衆
立宜有得立之理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明不當立
之義　程子曰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
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
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
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葉氏夢得曰晉桓
公之弟也不氏未三命也　高氏閌曰晉乃桓公之

弟莊公之子於次當立又國人之所同欲而謂之不宜立何也彼彼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國人亦曰彼吾君之子也國乃其國彼當立是諸侯之子不必命於天子特以公子之親衆人宜之而自立也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專有其國矣　程氏迴曰衛人立晉一國之公也尹氏立朝一族之私也　陳氏傅良曰爭國不稱公子晉則何為以爭國之辭書之衛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為僇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識不在立也是故宋殤之弒也馮立閔之弒也御說立晉靈之弒也黑臀立厲之弒也周立皆不書必若衛人賊討君葬而後書立　家氏鉉翁曰不書石碏之名氏而曰衛人立晉立君　從衆望也非一人所得而私立也　鄭氏王曰石碏之言曰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懇惻之意形於

言表宜陳人為之動心而州吁之見執也惜其習於當時聞見之陋不知國君非人臣所可置公子晉之立不能請命天王故聖人既美其討賊於前復著其擅立於後 李氏廉曰春秋書立四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武宮煬宮皆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為國人所與子朝獨為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者朝之罪已顯晉之得衆疑於當立故特去公子以見之也 汪氏克寬曰殺州吁衆辭乃王法所當討而衛人皆欲討之故書人以善之立晉衆辭乃無天王之命而衛人以私意擅立之故書人以罪之美惡不嫌同辭 高氏攀龍曰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内不承國於先君故不稱公子上不稟命於天子故稱衛人立 張氏溥曰州吁宜殺天下知之晉不宜立天下不知也春秋辨焉天下之父子君臣定矣

癸亥桓王二年**五年**齊僖十三年晉鄂六年衛宣晉元年蔡宣三十二年鄭莊二十六年曹桓三十九年陳桓二十七年杞武三十三年宋殤二年秦文四十八年楚武二十三年

春公觀魚于棠觀左作矢　棠杜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今兖州府魚臺縣魚亭山是其處也

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

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胡傳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特書觀魚譏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孔氏穎達曰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

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說文云魚捕魚也然則捕魚謂之魚天官獻人掌以時獻為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為魚魚魚者猶言獵者也 孫氏復曰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適諸侯諸侯朝天子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 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葉氏夢得曰古者天子諸侯將祭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以盤遊蓋託射牲以祭焉以公為荒矣 家氏鉉翁曰譏公之從事於遊畋非其時非其地也隱公浸驕矢魚於遠春秋書之譏也亦危之也棠在宋魯之間無故而輕出寫氏之禍其兆於斯乎寢 吳氏澂曰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隱公蓋非為宗廟嘗魚而往棠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公往觀之特為遊觀之樂耳 李氏廉曰觀例二觀魚則以縱欲為譏觀社則以會

祀爲貶皆舉動之安也　汪氏克寛曰月令季冬乃周之二月經書春觀魚則是周正月未當嘗魚之時隱公決非爲嘗魚而往明矣茍隱公果爲嘗魚薦廟則爲常事得禮而不書矣　邵氏寶曰魚者漁也故比於狩而加觀焉狩者人之所有事也狩之過則有書焚咸丘者矣

附錄左傳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曲沃杜注在河東聞喜縣今屬山西平陽府　翼杜注在平陽絳邑縣東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是也縣東南有古翼城　隨杜注晉地今介休縣東有古隨城屬山西汾州府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衛亂是以緩

穀梁故月葬也

胡傳諡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諡耳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諡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辭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集說杜氏預曰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諡也　程子曰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殁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殁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肯為乎張氏洽曰春秋之時為臣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程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桓公名完而諡桓蓋古不諱嫌名也　家氏鉉翁曰凡弑而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此弑而葬以州吁即刑

衛之臣子能葬其君也　李氏廉曰程子私謚之說本啖子春秋諸國皆稱公獨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汪氏克寬曰先王之制諸侯初立喪畢則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其歿則臣子請於王而賜之謚今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春秋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穀梁云月葬故也非也後此蔡宣曹桓鄭莊皆非弒何以月葬乎　季氏本曰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大夫之謚請於諸侯諸侯之謚請於天子是勸懲之權制於上也世衰諸侯死不請謚無怪乎其加溢美之稱矣

案春秋於列國諸侯書葬者五十一而月葬者三十三豈皆有故乎汪氏克寬駁之是也後凡以月葬為故者皆刪

附録左傳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

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曲沃叛王

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

牧杜注衛邑今汲縣地也屬河南衛輝府　燕杜注南燕國東郡燕縣今汲縣西有古東燕城孔疏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注南燕以別之地理志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　制杜注北制鄭邑河南成皋縣也一名虎牢今汜水縣西有虎牢城屬河南開封府

秋衛師入郕　郕音成公作盛　郕杜注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北有盛鄉城是也堽城壩即剛父故縣孔疏史記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不知其君號謚惟文十二年書郕伯來奔則郕國伯爵也

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公羊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

胡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集說 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黄氏震曰郕被鄰國之兵自衛始至隱十年齊鄭連兵入郕莊八年公又及齊師圍郕而郕降于齊文十二年郕伯來奔自此不復見於經計失地而奔國遂滅矣 家氏鉉翁曰有以書師而褒者有以書師而貶者褒貶在事而不在師也又曰此入郕入而弗有也十年齊鄭入郕知此入之弗有非其力之可以取而不取盖懼强國來討雖入之而弗敢遂有之耳 吴氏澂曰衛與郕皆文王之子所封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況以師而入兄弟之國乎 張氏溥曰桓公方葬師即入郕送終何其緩用兵何其急憂亂者能無為宣懼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穀梁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胡傳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簒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謚單舉姓氏

者妾也凡宫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集說服氏虔曰宫廟初成祭之名為考成宫安其主而祭之諸侯無二嫡惠公欲以仲子為夫人隱公成父之志為别立宫也　孫氏復曰考成也元年宰咺歸賵非禮也隱公以是考仲子之宫祭之此又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　陳氏傅良曰仲子之宫别廟也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别廟非禮也家氏鉉翁曰隱為桓築宫以祭其母公子允之母非魯君所宜為之立廟也春秋書之譏也　李氏廉曰存不稱號殁不稱氏單舉姓氏者妾也仲子之例是矣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妾母而全用夫人之禮直書以貶之也哀公母姒氏卒葢以有子則廟廟則書卒葬無貶也昭公娶孟子則以同姓而諱之也　汪氏克寬曰諸侯妾母衹當以氏繫字魯自成風而後

妾母皆稱夫人稱小君稱謚惟定姒以哀未成君不稱夫人及小君然亦襲成風敬嬴齊歸之例而稱謚矣夫人且不當別有謚而况妾乎又曰穀梁云庶母築宮而君終則廢禮曰妾母不世祭乃庶子為君之禮也若庶子未為君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禮稱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所以防嫡妾之亂也孟子卒則聲子攝小君矣仲子先君之妾耳安可為之立宮乎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遂啟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書以著失禮之始厥後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祔廟而不書矣凡經書宮廟若西宮新宮桓宮僖宮則以災而書作新宮合禮則不書世室屋壞則書新作世室合禮亦不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過侈非禮則書武宮煬宮親盡不當立則書取郜鼎納於大廟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大事於大廟躋僖公有事於大廟仲遂卒猶繹非禮皆書凡易世立

先君之廟得禮皆不書

案仲子實桓母說見歸賵

初獻六羽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公羊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

穀梁初始也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胡傳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為

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集說　杜氏預曰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　范氏甯曰佾之言列八人為列羽翟雉之羽舞者所執人執一羽不言六佾言則干在其中　孫氏復曰魯僭用天子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減用六羽以見其僭天子之惡　劉氏敞曰魯祭周公宜用八佾祭魯公宜用六佾祭羣公宜四佾今祭仲子用六佾是以仲子僭魯公且以羣公僭周公矣　孫氏覺曰凡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也　程子曰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蘇氏轍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魯以周公祭文王文王周

公之廟用八諸侯因之非禮也　朱子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雖欲僭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　呂氏祖謙曰孟子古王制皆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計其土地大小是也其禮數高下皆稱公穀又以為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亦異於王制孟子古書所記當時禮文公侯多為一等未嘗有以侯為一等伯子男同為一等者然則公穀之出去孔子之世遠甚　程氏端學曰以諸侯夫人用六羽猶為僭今妾用之聖人所以傷周禮之大壞也　汪氏克寬曰春官樂師有羽舞有干舞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司干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然則祭祀或文舞武舞並用或止用文舞而不用武舞也又曰魯僭天子禮樂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罪諸侯六佾而魯僭八佾隱公以仲子別立宮當下於羣公之廟疑其羽數乃從衆仲而改用六羽蓋隱公之心若曰先公之廟可循舊用天子所賜之禮仲子

別宮祇當用諸侯之禮而不知先君之妾不可與君同安可用諸侯之禮乎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則知隱公惟用六佾於仲子之宮而羣公仍僭八佾厥後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用小君之禮則隱公為仲子立宮而獻六羽有以啟之也公穀皆云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然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諸侯既降於諸公則諸伯當降於諸侯而用二佾矣子男復何所用乎況禮經所記廟制堂制衰旒席數五等諸侯皆同豈以舞佾而獨異其制乎然部氏寶曰獻六羽何以書初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然則仲子而用六羽可乎臣擬君妾擬嫡其僭一也張氏溥曰六羽夫人禮也仲子妾而夫人禮亦僭矣惟隱之厚桓母至則桓之弒隱罪益深是故薨而歸賵宮成而祭祭而奏樂一婦人也記之綦詳痛隱惡桓也

案妾不可僭嫡猶臣不可僭君以用六為善葢本孔穎達善其復正之說不知書初獻所以明八佾之僭書六羽所以明妾母之僭而已無所謂善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胡傳　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賊子必深絶其黨

集說杜氏預曰邾主兵故序鄭上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 孔氏穎達曰雖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為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人微人主兵亦序國君之上史策之常法也 程子曰先邾人為主也 家氏鉉翁曰邾小國而序於鄭之上兵首也邾見侵於宋當告之天子請之方伯聲其罪而治之不當間宋鄭之隙而偕鄭以伐宋春秋所不與也鄭以伯爵而序於邾之下亦所以貶也 陳氏深曰春秋書人謂微者士也宋大國邾小國邾假鄭之力又會王師以同伐決非微者書曰人蓋貶其以小加大不量力而窮兵以逞賤之故也 李氏廉曰主兵例桓十三年齊先宋僖二年虞先晉皆以小國序大國之上非主兵而小國序大國之上則伯者為之如莊十六年許男

滑伯文十四年許男曹伯成十五年邾子杞伯襄十年齊世子光之類是也州吁伐鄭而宋主兵衛圍戚而齊國夏主兵春秋討黨賊之法也汪氏克寬曰會盟則先主會征伐則先主兵又曰鄭人以王師會伐宋而經序邾為首不書王臣蓋鄭莊是時為王卿士故擅興天子鄉遂之兵非王室遣將故不書也

螟音冥蟲災始此

公羊何以書紀災也

穀梁螟蟲災也

胡傳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

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集說杜氏預曰蟲食苗心者為災故書　范氏甯曰甚則即盡不及歷月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　孔氏穎達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　程子曰書螟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也　朱子曰書山崩地震螽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薛氏季宣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賢君恐懼修省消災變之道也　家氏鉉翁曰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見於民必書哀十二年冬螽傳者歸過於司歷之失閏此諛臣所以蔽災而託為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螽螟之旨哉　齊氏履謙曰案春秋所書有災有異害及於民之謂災物反其常之謂異然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故於內外所書如此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者二

在莊公之世者一書螽者十而桓僖文襄四公之世各一宣公之世者三哀公之世者三書蝝生者一亦在宣公之世蓋宣公以弒兄得國而又改法稅畝重困農民故螽蝝水旱饑饉之災比歲相仍猶不知恐懼修省以消天變聖人備書為後鑒也

案春秋記災或月或時皆據實書之非有義例也若計其久暫則時甚於月乃謂甚則月不甚則時何耶穀梁之說非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苦侯反

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胡傳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

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集說　杜氏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故不書葬　陸氏淳曰趙子曰魯卿有王命者即書卒尊吾命卿所以尊王命也　孫氏復曰公子彄臧僖伯也孝公子　葉氏夢得曰公子彄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高氏閌曰其子臧孫達嗣是為哀伯自是終春秋臧氏世預魯國之政　呂氏大圭曰穀梁云隱不爵命大夫蓋謂隱攝而非君也然其生也稱公其殁也稱翬魯之臣子皆以君待之矣非攝也豈有不爵命大夫乎彼見無駭之不稱公子求其說而不得故云爾　家氏鉉翁曰胡氏曰書曰見恩禮之厚然曰不日不繫乎褒貶　汪氏克寬曰僖伯以先公子必未賜族蓋左氏追稱氏如陳桓未卒而稱陳桓公有寵於王　湛氏若水曰重親者貴者賢者之大故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此書圍之始長葛杜注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有故城

左傳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

胡傳圍者繯其城邑絶其往来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集說范氏甯曰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　趙氏匡曰伐國而圍邑皆書之不可偏

遺也公羊曰強也夫一邑之強亦何能為而特書乎
劉氏敞曰公羊以謂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為義施於塹守而已無擇於國與邑也苟有告者則書之何為不言乎且春秋之所以不擇於國與邑而悉書之者為害民傷財也何謂邑不言圍 杜氏諤曰春秋書圍四十四伐國而言圍者九此為之首書伐書圍書取惡之也 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高氏閌曰圍人城邑者其兵必衆而稱人者貶之也 家氏鉉翁曰宋穆公受國於宣公及其卒也復以歸宣公之子而使己子馮出居於鄭殤公不仁日以殺馮為事輒率諸侯伐鄭以有東門之役自是兵連不解宋殤實為禍首書伐書圍責其暴也 吳氏澂曰前書莒人伐杞取牟婁一加兵即取其邑取之易也宋雖加兵於鄭之邑而取之難故圍之經年乃得取

李氏廉曰伐國圍邑四而有二例伐鄭圍長葛伐宋圍緡皆著其暴也齊侯伐鄭圍新城則又以著其

無貪地之心辭同而義異矣或曰外伐之圍邑僅四魯一國而被伐圍邑亦四何也趙子曰內事詳故悉書外事不告則不書矣

甲子桓王六年齊僖十四年晉哀侯光元年衛宣二年蔡宣三十三年鄭莊二十七年曹桓四十年

陳桓二十八年杞武三十四年宋殤三年秦文四十九年楚武二十四年

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

左傳更成也

公羊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穀梁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胡傳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冐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讎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於宿四年遇於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鄭伯知其有閒可乘也是以來納成爾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讎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冐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和而不盟曰平孔氏穎達曰渝變也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即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孫

氏復曰鄭人来輸誠於我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平者釋憾之辭　孫氏覺曰輸者納也鄭人請和来納其平　葉氏夢得曰輸猶輸粟然有物以將之也和而不盟　曰平来外辭也何以不言及鄭平方請未平也人微者也　程氏迥曰輸如呂刑輸而孚之輸我無欲平之意而鄭輸其平於我　陳氏傅良曰渝平釋憾而為平也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張氏洽曰鄭莊之納平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為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已求和於魯繼以納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為敗宋入許之權輿魯隱亦入於其術中而不悟也故惟胡氏之說為得春秋之旨　呂氏大圭曰春秋書平者六而此獨書来輸何也曰平者解讎釋怨之辭也平之義則一而情異矣宋人及楚人平則宋欲之也及齊平則兩相下也宋及楚平蓋出於不得已也魯及

齊平則齊知敬魯而魯亦不欲加兵於齊也若夫來輸平則直出於鄭伯之意爾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意豈誠敬魯畏魯欲與魯釋其舊憾哉特以魯宋方合而幸其有可乘之隙於是乎自屈損以求成爾

吳氏澂曰來者彼來求我非我往求彼也輸謂輸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忿怨如地之不平令悉剗削而使之平也輸平猶曰納款也上年魯嘗同宋衛伐鄭今鄭釋其怨而求和於魯故曰來輸平　齊氏履謙曰渝當依公穀作輸彼欲而求成於我曰輸我欲而往求於彼曰暨兩相欲曰及鄭人來輸平是彼欲而求成於我也宋及楚平是兩相欲也暨齊平是我欲而往平於彼也　汪氏克寬曰經書平者凡六惟此言輸平輸之為言必有貨賂行乎其間而非虛言求平矣乃鄭志而非魯志苟不以利啗魯則魯必不從也　劉氏實曰輸納也此必有挾而來謂之輸平謂平其前日之怨爾曰來輸平見我無所欲鄭人有所

挾而來請和於我爾豈非欲離宋魯之交而為他日敗宋之計乎　張氏溥曰鄭莊歳與宋戰務孫宋援特來輸平魯遂讎宋而專從鄭雖鄭莊之狡善於離合人國抑在魯未可謂信也盟宿遇清守信不固鄭始得而用之不然胡為乎十一年之中五年黨宋六年黨鄭也哉

案輸平渝平三傳互異左氏以渝平為更成公穀以輸平為墮成考前年公子翬伐鄭有憾而未平則更成之説於義為近但左氏謂變前惡而為和好則渝與平為二意葉氏胡氏諸儒多主公穀作輸而訓輸為納言其納平於我而變更前惡之意亦在其中矣文從公穀義從左氏似為得之故三傳並存焉

附録左傳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鄂杜注晉别邑今在平陽府鄉寧縣南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五蓋反　此齊魯交好之始　艾杜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今在山東青州府蒙陰縣西北

左傳夏盟于艾始平於齊也

集說杜氏預曰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　陳氏傅良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趙氏鵬飛曰艾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知齊鄭為與國齊將救鄭則地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鄭來渝平齊為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為艾之盟　陳氏深曰公與齊會四十一始於艾終於定十二年盟黃　吳氏澂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鄭莊之謀也齊侯與魯為盟為鄭結魯也　程氏端學曰外

為主稱會此類是也　李氏廉曰齊大師之後受地於王方百里者五東方之國莫大焉自師尚父十二世至僖公已稱東州之小伯宋以先伐之後爵居上公方與魯為好未可間也故假鄭以求魯魯一溺於輸平之利再狥於于艾之盟三誘於祊田之歸四惑於不王之告而魯與齊鄭之交固矣又曰書公會齊侯盟者四艾齊僖小伯之初也柯與扈齊桓圖伯之初也于黃齊景爭伯之初也春秋皆書會明齊志也

汪氏克寬曰宋殤既合五國之師伐鄭又出師圍邑經年而取之鄭之怨宋深矣去年與郲伐宋未足以釋怨故特平齊魯以為他日伐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鄭莊合齊魯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故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魯志而齊欲為盟也書盟于艾志齊僖小伯之始書盟于黃志齊景爭伯之終前乎于艾雖盟石門然未與魯平則黨與未盛也後乎于黃雖次垂葭會牽會洮次蘧除伐晉伐宋

而無盟矣凡書盟皆春秋所惡比事以觀而世變可知矣　季氏本曰諸侯修睦以惇信明義為本者也魯嘗與宋盟宿矣齊嘗與鄭盟石門矣至此則魯離宋黨而與齊為艾之盟又二年齊離鄭黨而與宋為瓦屋之盟又二年齊魯復離宋黨而與鄭為中丘之盟倏離忽合倏合忽離不過為結黨行私計爾信義何有焉此盟之所以不足貴也

附錄左傳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公羊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胡傳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見矣

集說何氏休曰過歷也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冬以十月為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正矣　杜氏預曰雖無事而書首月

具四時成歲也 程子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黃氏震曰無事亦書首月備四時也趙木訥曰或不書者傳授脫之 程氏端學曰凡夏秋冬無事必書首月本與春無事書首月同義但春以一歲之始王所頒之正朔而多一王字爾 劉氏實曰四時具然後成歲一時不具歲功不成故無事而亦書時示王者當奉若天道體乾之四德爾時天時月王月也歷一時無事而書始月示國君當謹守王度奉正朔與其法制禁令爾諸侯之奉王朔猶王之奉天道天人合而上下一此春秋書時月之旨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秋

左傳 秋宋人取長葛

公羊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穀梁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胡傳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

集說何氏休曰不繫鄭舉伐者因上伐圍取也　杜氏預曰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　孔氏穎達曰經書冬傳言秋丘明為傳例不虛舉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

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爾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告言秋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　孫氏復曰長葛鄭邑天子所封非宋人可得取也宋人前年伐鄭圍長葛此而取之故言伐言圍言取悉其惡以誅之也　劉氏敞曰左氏作秋杜氏云秋取冬來告也非也史之記事雖據赴告而書至其日月猶當依先後次序豈得但據告時編之乎然左傳日月與經不同者多或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　程子曰宋人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　張氏洽曰宋自去冬圍長葛經年不解志於必取鄭莊不赴訴於天子方伯同列以求保其土地人民反結交於魯以為後日報復之

計而委長葛於宋稔禍長惡宋殞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蹙國喪師以及其身春秋所深誅也

王氏元杰曰宋圍鄭邑取非所有始惑州吁之邪說摟諸侯以伐之圍城之師經年不解其役久矣其民殘矣春秋書圍長葛於前以著殘民毒衆之罪書取長葛於後正其擅兵強奪之誅誅亂禁暴其法嚴矣 汪氏克寬曰彼此皆列國而伐之以圍其邑是恃強也圍之期年是久役也環而攻之是用大衆也鄭邑而已取之是取非所有也直書而罪自見 張氏溥曰春鄭來輸平夏公會齊盟納成於魯者鄭也合齊魯之交者亦鄭也五年冬宋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取之言圍則日久言伐言取則惡彰鄭若無聞焉豈忘長葛哉彼將圖大欲合諸侯抗王室姑以長葛委宋而徐圖報復也鄭急平齊魯而不爭長葛宋幸得長葛而蹙國喪身甚矣

鄭莊之狡宋殞之愚也

案經書冬左傳作秋杜氏預謂秋取冬告引八年齊侯告成為證其義甚明劉氏敞以為左傳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似亦有理

附錄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

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周杜注采邑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今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南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